

新

齊

諧

新齊諧總目錄

卷一

李通判

蔡書生

南昌士人

曾虛舟

鍾孝廉

南山頑石

鄴都知縣

骷髏報仇

骷髏吹氣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煞神受枷

張士貴

杜工部

胡求爲鬼毬

江中三太子

田烈婦

鬼着衣受網

阿龍

大樂上人

山西王二

大福未享

觀音堂

常格訴冤

蒲州鹽梟

靈壁女借屍還魂

漢高祖弑義帝

地窮宮

獄中石匣

卷二

張元妻

蝴蝶怪

白二官

關東毛人以人爲餌

平陽令

不倒翁

算命先生鬼

鬼借力制凶人

馬盼盼

漢秀才半世女粧

煉丹道士

葉老脫

蘇耽老飲疫神

劉刺史奇夢

趙李二生

山東林秀才

秦中墓道

夏侯惇墓

塞外二事

關神斷獄

紫清烟語

顧堯年

妖道乞魚

屍行訴冤

沐陽洪氏獄

雷公被紿

鬼冒名索祭

鬼畏人拚命

天壳

董賢爲神

三頭人

水鬼帚

羅刹鳥

卷三

烈傑太子

裴秀才

摸龍阿大

水仙殿

火燒鹽船

年子

狐撞鐘

土地神告狀

鄱陽湖黑魚精

鄱陽小神

囊囊

兩神相毆

賭錢神號迷龍

羊骨怪

夜叉偷酒

披麻煞

瓜棚下二鬼

介溪墳

李半仙

李香君薦卷

道士取葫蘆

火焚人不當水死

城隍殺鬼不許爲孽

卷四

呂蒙塗臉

鄭細九

替鬼做媒

鬼有三技

鬼多變蒼蠅

嚴秉珩

奉新奇文

智恒僧

三斗漢

蘇南村

葉生妻

七盜索命

陳清恪公

陳聖濤

長鬼被縛

西園女

雷誅營卒

青龍黨

陳州考院

符離楚客

徐氏疫亡

蔣文恪公

獵戶除狐

卷五

城隍誓訓妻

文信王

吳三復

影光書樓

波兒象

斧斷狐尾

洗紫河車

石門屍

空心鬼

畫僵屍

鶯嬌

旁觀因果

徐四葬女子

羊踐前緣

鬼神欺人

楚陶

藏魂罈

老嫗爲妖

署雷公

捉鬼

侍郎異夢

盤古成案

卷六

猪道人

徐先生

秦毛人

貘獸

人同

人蝦

鳴鑾

肩扇精

陰間中秋

縛山魃

門夾鬼腿

祭雷文

王介眉侍讀

周若虛

葛道人

沈姓妻

爆竹自焚

喀雄

常熟程生

怪風

孝女

老嫗變狼

義犬附魂

白虹精

冷秋江

釘鬼脫逃

櫻桃鬼

鼠囓林西仲

卷七

尹文端

霹靂脯

瘟鬼

千年仙鶴

夏太史

石崇老奴

鬼差貪酒

李倬

王將軍妾

仙鶴扛車

紅花洞

大毛人攪女

吳生不歸

狐充觀音

陳姓父幼子壯

吳生手軟

狐祖師

紂之值殿將軍

瘡鬼

誤學武松

李星女身

九夫墳

土地奶奶索註

卷八

鬼聞鷄鳴則縮

蜈蚣吐丹

雷部三爺

鬼乖乖

鳳凰山崩

董金甌

蔣廚

曹操稱晚生

武后謝嵇先生

冒失鬼

史官詹改命

高相國種鬚

說官話鬼
偷雷鋒

土地受餓

批僵尸頰

簸箕龜

命該薄棺

向狐仙學道

五通神

張奇神

青陽江了

梁武帝四子

呂城無闕廟

姚劍仙

黑煞神

吳子雲

禿尾龍

石灰窖雷

徐巨源

九天玄女

項王顯靈

醫肺癰

朱十二

鬼攀日線

死夫賣活妻

惡鬼嚇詐不遂

道士作祟自斃

卷九

木籬頸

掘塚奇報

一目五先生

夢乞兒煮狗

一棺藏十八人

真龍圖

莆田冤獄

水鬼畏器字

狐仙知科舉

鬼爭替身

城隍神酣酒

地藏王接客

治鬼二妙

狐讀時文

何翁傾家

江軼林

裹足作俑之報

判官答問

蔣太史

李敏達公扶乩

呂道人驅龍

盤古以前天

卷十

禹王碑吞虵

黑柱

猴怪

鞭尸

梁朝古冢

獅子大王

綠毛怪

張大帝

紫姑神

魏象山

王莽時蛇冤

牙鬼

妖夢三則

凱明府

羞疾

賈漿者兒

謝經歷

趙文華說情

毀陳友諒廟

卷十一

通判妾

劉貴孫鳳

狐詩

大小綠人

紅衣娘

秀民冊

妓仙

李百年

醫妬

風水客

呂兆麟

張又華

官癖

鐫文局

樂坊樵

血見愁

龍陣風

彭楊記異

冤鬼戲臺告狀

奇鬼眼生背上

卷十二

掛周倉刀

驅雲使者

吾頭豈白斫者

石言

鬼借官銜嫁女

雷祖

鎮江某仲

銀隔世走歸原主

人熊

繩拉雲

燒狼筋

王老三

擇風水賣禍

飛僵

兩僵尸野合

鬼幕賓

雷震墓妖

夢中破案

馬變魚因變鵝

聾鬼

棺床

砲打蝗蟲

僵尸手執元寶

張飛棺

誤背糞

借屍延嗣

卷十三

關神下乩

遇太歲煞神

歸安魚怪

張憶娘

飛星入南斗

楊妃見夢

曹能始記前生

江南客寓

荆波宛在

馮侍御

藥師父

莊秀才

藹藹幽人

僵屍求食

僵屍貪財

宋荔裳

陸夫人

牛頭大王

水定菴牡丹

烏臺

見娘堡

鬼糊塗

鬼勢利

鬼相思

關神世法鄉試彌封

兩汪士鉉

雷擊土地

張光熊

趙氏再婚

童其瀾

鏡山寺僧

江秀才寄語

卷十四

勾魂卒

趙西席

楊四佐領

藍頂妖人

蒙化太守

店主還債

許女報奶娘仇

壘

酖人取香火

科場二則

狸稱表兄

陸大司馬墳

鬼受禁

狐鬼入腹

怪詐人父

皂莢下二鬼

中山王

狀元不能拔貢

謹權量

拘忌

奇術

狐仙自縊

高白雲

梁觀察夢應

大胞人

錢文敏公

鬼入人腹

牛僵尸

袁州府署大樹

燧人鑽火樹

鬼怕冷淡

鬼避人

賣蒜叟

借棺爲車

孫伊仲

卷十五

姚端恪公

吳幫

麻林

鶴靜先生

門戶無故自開

黃陵元鶴

土地迎舉人

孫烈婦

小芙

鬼寶塔

棺蓋飛

油瓶烹鬼

無門國

宋生

屍香

儲梅夫府丞

唐配滄

裴文達公

莊生

禡道人

佟鯨角

淘氣

糞破邪術

服桂子長生

伊五

諸廷槐

王都司

卷十六

杭大宗

西江水怪

仲能

雀報恩

全姑

奇勇

紅毛國人吐妓

西賈認父

徐步蟾宮

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褂痕

孫方伯

賣冬瓜人

柳如是爲厲

捧頭司馬

驅鯨

海中毛人

卞山地陷

鬼逐鬼

柳樹精

摺疊仙

仙人頂門無髮

香虹

閻王升殿

萬佛崖

大力河

卷十七

白骨精

鼉殼亭

怪怕講理

婁真人錯捉妖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缸

木姑娘墳

雷誅王三

鉄匣壁虎

圖公爲神

隨園瑣記

廣西鬼師

馬家墳

天廚星

夢中聯句

碧眼見鬼

龍舟

清涼老人

徐崖客

虎銜文昌頭

採戰之報

木皂隸

王清本

女化男

井泉童子

射天箭

神科

莊明府

淨香童子

棺尸求祭

沈椒園

卷十八

陝西茶客

山姑娘

瓜州公子

王白齋尚書

白天德

髑髏乞恩

錫鏤

雞卵擔糞

狐丹

處州溺婦

道家有全骨法

批地藏王頰

儒佛兩不收

烏門山事

楊二

吳秉中

土窟異獸

雞脚入

海和尚

一足蛇

方蚌

山和尚

贈紙灰

湯翰林

黑苗洞

空中扯辦

蓬頭鬼

借絲綿入殮

洞庭君留舡

繼將軍失勢

吳二姑娘

石獅求救命

旱魃

蝎怪

蛇王

顏淵爲先師

豆腐架簪

蔣金娘

還我血

卷于九

周世福

韓宗琦

徐俞氏

琵琶墳

曹阿狗

錢仲玉

蝦蟆蠱

墩怪

六郎神闢

返魂香

觀音作別

免兒神

玉梅

盧彪

孔林古墓

吏閣部降乩

懸頭竿子

陳紫山

忌火日

朱法師

城門面孔

竹葉鬼

魑大爺

熊太太

冤鬼錯認

代州獵戶

金剛作鬧

燒頭香

樹怪

廣信狐仙

白石精

鬼圈

東醫寶鑑治狐

乩言

卷二十

移觀音像

山陰風災

謝壇霞

引鬼報冤

靈鬼兩救兄命

木書

滾經臺

菜花三娘子

神和病

鼠食牛

代神判斬

鬼門關

冤魂索命

掃螺螄

周太師驅妖

良猪

雷打扒手

北門貨

泥劉海仙行走

驢雪奇冤

張大令

鏡水

蔡掌官

沈友崧

藍姑娘

鼠膽兩頭

西海祠神

猢猻洒

張秀才

周將軍墓

卷二十一

婁羅二道人

蛇含草

蔡京後身

天鎮縣碑

檣橋郎君

揚笠湖救難

馮侍御身輕

江都縣令

執虎耳

十八難頭

三姑娘

搜河都尉

科場事五條

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夢葫蘆

乩仙示題

神籤預兆

奇騙

騙術巧報

香亭記夢

敦倫一字千金

菩薩荅拜

日進羅妻驢

倭以下竅服藥

獅子擊蛇

賈士芳

右男

鬚長一丈

禁壓婆

割竹簍

黎人進舍

海異

喝呼草快子竹

蝮蛇藤

網虎

福建解元

顧四嫁妻重合

千里客

趙子昂降乩

神仙不據考據

產公

烏魯木齊城隍

黑霜

中印度

來文端公

福建試院樹神

于雲石

卷二十二

王昊廬宗伯

鬼賣兒

鬼搶饅頭

荷花兒

歐陽澈

浮尼

雷火救忠臣

滑伯

盤古脚迹

珠重七兩

采膽入酒

膽長三寸

湖神守戶

僵尸抱韋馱

窮鬼崇人

雷神火劍

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負妻之報

四小龜扛大龜

鬼送湯圓

忠恕二字

土雨

降廟

隴西城隍

城隍赤身求衣

水怪吹氣

饅響

貞女訴冤

楊成龍成神

周倉赤脚

張飛治河

神祐不必貴人

成神不必賢人

中一目人

女鬼告狀

丁大哥

汪二姑娘

謝銅頭

烏頭太子

吳生兩入陰間

狐學道

卷二十三

續增

太白山神

太平閒吏

楚雄奇樹

泗州怪碑

雁蕩動靜石

瓦屑廟石人無頭

十三猫同日殉節

鬼吹頭轆

蝦蟆教書蟻排陣

木犬能吠

銅人演西廂

雙花廟

假女

預知科名

胡鵬南

龍護高家堰

雷公被污

李文貞公夢

鬼求路引

石揆諦暉

天上四花園

碌碌作怪

風流具

騙人參

偷畫

偷靴

偷牆

鬼妬二則

人面豆

粉檀

口琴

蕪湖朱生

白日鬼

饒州幕友

雷誅不孝

桂花相公

落漆

鐵公雞

夜星子

醫狐

產麒麟

生夜叉

石膏因果

劉伯溫後輩

小那爺

水鬼鐔

鬼市

金娥墩

翻洗酒罈

雷誅吉玢

狐仙親嘴

喇嘛

夢中事只靈二半

卷二十四

續增

長樂奇冤

燒包

金銀洞

猫怪

夢馬言

蔣靜存

天如神

宿遷官署鬼

廣東官署鬼

爲鬼索債

鬼魂冤棺告主人

匾怪

徐支手

魚怪

盜鬼供狀

時文鬼

鬼弄人二則

漢江冤獄

控鶴監秘記二則

牛乞命

猪乞命

張世榮

洗心池

活死人墓

屋傾有數

沔布十三疋

牛皋山守歲

鬼拜風

僵尸夜肥晝瘦

黑雲劫

金秀才

董觀察

狐仙開張

皮蠟燭

乍浦海怪

天開眼

泥像自行

焚尸二則

美人魚人面猪

花魄

新齊諧第一卷

隨園戲編

李通判

廣西李通判者鉅富也家畜七姬珍寶山積通判年二十七疾卒有老僕者素忠謹傷其主早亡與七姬共設齋醮忽一道人持簿化緣老僕呵之曰吾家主早亡無暇施汝道士笑曰爾亦思家主復生乎吾能作法令其返魂老僕驚奔語諸姬羣訝然出拜則道士去矣老僕與羣妾悔輕慢神仙致令化去各相歸咎未幾老僕過市遇道士于途老僕驚且喜強持之請罪乞哀道士曰

非我斯爾主之復生也陰司例死人還陽須得替代恐爾家無人代死吾是以去老僕曰請歸商之拉道士至家以道士語告羣妾羣妾初聞道士之來也甚喜繼聞將伐死也皆悲各相視噤不發聲老僕毅然曰諸娘子青年可惜老奴殘年何足惜出見道士曰如老奴者代可乎道士曰爾能無悔無怖則可曰能道士曰念汝誠心可出外與親友作別待我作法三日法成七日法驗矣老僕奉道士于家旦夕敬禮身至某某家告以故泣而訣別其親友有笑者有敬者有憐者有娜掄不信者老僕過聖帝廟素所奉也入而拜且禱曰奴代家主死

求聖帝助道士放回家主魂魄語未竟有赤腳僧立案前叱曰汝滿面妖氣大禍至矣吾救汝慎弗洩贈一紙包曰臨時取看言畢不見老僕歸偷開之手爪五具繩索一根遂置懷中俄而三日之期已屆道士命移老僕床與家主靈柩相對鐵鎖扁門鑿穴以通食飲道士與羣姬相近處築壇誦咒居亡何了無他異老僕疑之心甫動聞床下颯然有聲兩黑人自地躍出綠睛深目通體短毛長二尺許頭大如車輪目睽睽視老僕且視且走繞棺而行以齒嚙棺縫縫開聞咳嗽聲宛然家主也二鬼啟棺之前和扶家主出狀奄然若不勝病者二鬼

手摩其腹口漸有聲老僕目之形是家主音則道士愀然曰聖帝之言得無驗乎急揣懷中紙五爪飛出變爲金龍長數丈攫老僕于室中以繩縛梁上老僕昏然注目下視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至老僕卧床無人焉者家主大呼曰法敗矣二鬼猙獰繞屋尋覓卒不得家主怒甚取老僕床帳被褥碎裂之一鬼仰頭見老僕在梁大喜與家主騰身取之未及屋梁震雷一聲僕墜于地棺合如故二鬼亦不復見矣羣妾聞雷往啟戶視之老僕具道所見相與急視道士道士已爲雷震死壇所其屍上有硫黃大書妖道煉法易形圖財貪色天條決斬

如律令十七字

蔡書生

杭州北關門外有一屋鬼屢見人不敢居腐鎖甚固書生蔡姓者將買其宅人危之蔡不聽券成家人不肯入蔡親自啟屋秉燭坐至夜半有女子冉冉來頸拖紅帛向蔡俠拜結繩于梁伸頸就之蔡無怖色女子再挂一繩招蔡蔡曳一足就之女子曰君誤矣蔡笑曰汝誤纔有今日我勿誤也鬼大哭伏地再拜去自此怪遂絕蔡亦登第或云卽蔡炳侯方伯也

南昌士人

江西南昌縣有士人某讀書北蘭寺一長一少甚相友善長者歸家暴卒少者不知也在寺讀書如故天晚睡矣見長者披闥入登床撫其背曰吾別兄不十日竟以暴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特來訣別少者陰喝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害兄豈肯直告兄愼弗怖吾之所以來此者欲以身後相托也少者心稍定問托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餘妻年未三十得數斛米足以養生願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願兄爲鐫刻俾微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賣筆者錢數于未經償還願兄償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死者起立曰旣

承兄擔承吾亦去矣言畢欲走少者見其言近人情貌如平昔漸無怖意乃泣留之曰與君長訣何不稍緩須臾去耶死者亦泣回坐其床更敘平生數語復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兩眼瞠視貌漸醜敗少者懼促之曰君言既畢可去矣屍竟不去少者拍床大呼亦不去屹立如故少者愈駭起而奔屍隨之奔少者奔愈急屍奔亦急追逐數里少者踰墻仆地屍不能踰墻而垂首墻外口中涎沫與少者之面相滴涔涔也天明路人過之飲以薑汁少者蘇屍主家方覓屍不得聞信昇歸成殯識者曰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始來也一

靈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畢魂一散而魄
滯魂在則其人也魂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屍走影皆
魄爲之惟有道之人爲能制魄

曾虛舟

康熙年間有曾虛舟者自言四川榮昌縣人伴狂吳楚
間言多奇中所到處老幼男婦環之而行虛舟嬉笑嫚
罵所言輒中人隱或與人好言其人大哭去或咎罵人
人大喜過望在問者自知之旁人不知杭州王子堅先
生知瀘溪縣事罷官後或議其祖墳風水不利子堅意
欲遷葬而未果聞虛舟來定問之適虛舟持捧登高阜

衆人環擠子堅不得前虛舟望見子堅遙擊以棒罵曰
你莫來你莫來你來便想掘屍盜骨了行不得行不得
子堅悚然而歸後子堅子文璿官至御史

鍾孝廉

余同年邵又房幼從鍾孝廉某常熟人也先生性方正
不苟言笑與又房同卧起忽夜半醒哭曰吾死矣又房
問故曰吾夢見二隸人從地下聳身起至榻前拉吾同
行路泱泱然黃沙白草了不見人行數里引入一官衙
有神烏紗冠南向坐隸掖我跪堂下神曰汝知罪乎曰
不知神曰試思之我思良久曰某知矣某不孝某父母

死停棺二十年無力卜葬罪當萬死神曰罪小曰某少時曾淫一婢又狎二妓神曰罪小曰某有口過好譏彈人文章神曰此更少矣曰然則某無他罪神顧左右曰令渠照來左右取水一盤沃其面恍然悟前生姓楊名敝曾偕友貿易湖南利其財物推入水中死不覺戰栗匍伏神前曰知罪神厲聲曰還不變麼舉手拍案霹靂一聲天崩地坼城郭衙署神鬼器械之類了無所覩但見汪洋大水無邊無岸一身渺然飄浮于菜葉之上自念葉輕身重何得不墜回視己身已化蛆蟲耳目口鼻悉如芥子不覺大哭而醒吾夢若是其能久乎又房爲

寬解曰先生母苦夢不足憑也先生命速具棺殮之物
越三日嘔暴血亡

南山頑石

海昌陳秀才其禱夢于肅愍廟夢肅愍開正門延之秀
才逡巡肅愍曰汝異日我門生也禮應正門入坐未定
侍者啟湯溪縣城隍稟見隨見一神峨冠來肅愍命陳
與抗禮曰渠屬吏汝門生汝宜上坐秀才惶恐而坐聞
城隍神與肅愍語甚細不可辨但聞死在廣西中在湯
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肅愍命陳送
之至門城隍曰向與于公之言君頗聞乎曰但聞十六

字神曰志之異日當有驗也入見肅愍言亦如之驚而醒以夢語人莫解其故陳家貧有表弟李姓者選廣西某府通判欲與同行陳不可曰夢中神言死在廣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廣西乃始終之始非死生之死也若既死在廣西矣又安得中在湯溪乎陳以爲然偕至廣西通判署中西廂房封鎖甚秘人莫敢開陳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在園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便不佳陳大駭仰視之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陳悸急趨卧內老

翁落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鬚眉古樸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室內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尙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通判家僮常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飲急白通判通判亦覺陳神氣恍惚責曰汝染邪氣恐死在廣西之言驗矣陳大悟與通判謀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路過江西老翁謂曰明日將入浙境吾與汝緣盡矣不得不傾吐一言吾

修道一萬年未成正果爲少檀香三千斤刻一元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則將借汝之心肺陳大驚問翁修何道曰斤車大道陳悟斤車二字合成一斬字愈駭曰俟歸家商之同至海昌告其親友皆曰肅愍所謂南山頑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陳曰翁家可住南山乎翁變色罵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惡人教汝陳以其語語友友曰然則拉此怪入肅愍廟可也如其言將至廟老翁失色反走陳兩手夾持之強掖以入老翁長嘯一聲冲天去自此怪遂絕後陳生冒籍湯溪境成進士會試房師乃狀元于振也

酆都知縣

四川酆都縣俗傳人鬼交界處縣中有井每歲焚紙錢帛鏹投之約費三千金名納陰司錢糧人或吝惜必生瘟疫國初知縣劉綱到任聞而禁之衆論譁然令持之頗堅衆曰公能與鬼神言明乃可令曰鬼神何在曰井底卽鬼神所居無人敢往令毅然曰爲民請令死何惜吾當自行命左右取長繩縛而墜焉衆持留之令不可其幕客李詵豪士也謂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狀請與子俱令沮之客不可亦縛而墜焉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其人民貌小

映日無影蹈空而行自言在此者不知有地也見縣令
皆羅拜曰公陽官來何爲令曰吾爲陽間百姓請免陰
司錢糧衆鬼嘖嘖稱賢手加額曰此事須與包閻羅商
之令曰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處宮室巍峩上有
冕旒而坐者年七十餘容貌方嚴羣鬼傳呼曰某縣令
至公下堦迎揖以上坐曰陰陽道隔公來何爲令起立
拱手曰鄆都水旱頻年民力竭矣朝廷國課尙苦不輸
豈能爲陰司納帛鐸再作租戶哉知縣冒死而來爲民
請命包公笑曰世有妖僧惡道借鬼神爲口實誘人修
齋打醮傾家者不下千萬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

曉破其誣罔明公爲民除弊雖不來此誰敢相違今更
寵臨具徵仁勇語未竟紅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
大帝至矣公少避劉退至後堂少傾關神綠袍長髯冉
冉而下與包公行賓主禮語多不可辨關神曰公處有
生人氣何也包公具道所以關曰若然則賢令也我願
見之令與幕客李惶恐出拜關賜坐顏色甚溫問世事
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慙遽問曰元德公何在關
不答色不懌帽髮盡指卽辭去包公大驚謂李曰汝必
爲雷擊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問也况于臣子之
前呼其君之字乎令代爲乞哀包公曰但令速死色致

焚屍取匣中玉印方尺許解李袍背印之令與幕客李
拜謝畢仍縋而出甫至鄴都南門李竟中風而亡未幾
暴雷震電繞其棺停衣服焚燒殆盡惟背間有印處不
壞

骷髏報仇

常熟孫君壽性獐獐好慢神虐鬼與人遊山服如廁戲
取荒塚骷髏蹲踞之令吞其糞曰汝食佳乎骷髏張口
曰佳君壽大駭急走骷髏隨之滾地如車輪然君壽至
橋骷髏不得上君壽登高望之骷髏仍滾歸原處君壽
至家面如死灰遂病日遺矢輒手取括之自解曰汝食

佳乎食畢更遺遺畢更食三日而死

骷髏吹氣

杭州閔茂嘉好奕其師孫姓者常與之奕雍正五年六月署甚閔招友五人循環而奕孫奕畢曰我倦去東廂少睡再來決勝少頃聞東廂有叫號聲閔與四人趨視之見孫伏地涎沫滿頤飲以薑汁蘇問之曰吾床上睡未熟覺背間有一點冷如胡桃大漸至盤樸大未幾而半席皆冷直透心骨未得其故聞床下咈咈然有聲俯視之一骷髏張口隔席吹我不覺駭絕遂仆于地骷髏竟以頭擊我聞人來始去四人咸請掘之閔家子懼有

禍不敢掘遂扃東廂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趙大將軍良棟平三藩後路過四川成都川撫迎之授館于民家將軍嫌其隘意欲宿城西察院衙門撫軍曰聞此中關鎖百餘年頗有怪不敢爲公備將軍笑曰吾盪平寇賊殺人無算妖鬼有靈亦當畏我卽遣丁役掃除置眷屬于內室而已獨占正房枕軍中所用長戟而寢至二鼓帳鈞聲鏗然有長身而白衣者垂大腹障床面燭光青冷將軍起厲聲喝之怪退行三步燭光爲之一明照見頭面儼然俗所畫方相神也將軍拔戟刺之

怪閃身干梁再刺再走逐入一夾道中隱不復見將軍
還房覺有尾之者回目之此怪微笑躡其後將軍大怒
罵曰世那得有此皮臉怪耶衆家丁起各持兵仗來怪
復退走過夾道入一空房見沙飛塵起簇簇有聲似其
醜類共來格鬪者怪至中堂挺然立作負嵎狀家丁相
視無敢前將軍愈怒手刺以戟正中其腹臍享有聲其
身面不復見矣但有兩金眼在壁上大如銅盤光耿耿
射人衆家丁各以刀擊之化爲滿房火星初大後小以
至干滅東方已明將軍次日上馬行以所見語闔城文
武咸爲咋舌終不知何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趙大將軍之子襄敏公總督保定夜讀書西樓門戶已閉有自窻縫中側身入者形甚扁至樓中以手搓頭及手足漸次而圓方巾朱履向上長揖拱手曰生員狐仙也居此百年蒙諸大人俱許在此公忽來讀書生員不敢抗天子之大臣故來請示公必欲在此讀書某宜遷讓須寬限三日如公見憐容其卯息於此則請屬鎖如平時趙公大駭笑曰爾狐矣安得有生員曰羣狐蒙太山娘娘考試每歲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爲生員劣者爲野狐生員可以修仙野狐不許修仙因勸趙公曰

公等貴人可惜不學仙耳如某等學仙最難先學人形再學人語學人語者先學鳥語學鳥語者又必須盡學四海九州之鳥語無所不能然後能爲人聲以成人形其功已五百年矣人學仙較異類學仙少五百年功若貴人文人學仙較凡人又省三百年功苦大率學仙者千年而成此定理也公喜其言卽干次曰腐西樓讓之此二事得干鎮遠太守諱之壇者卽將軍之孫且曰吾父後悔未問太山娘娘出何題目考狐也

煞神受枷

淮安李姓者舉妻某氏琴瑟調甚李三十餘病亡已殮

矣妻不忍釘棺朝夕哭啟而視之故事民間人死七日則有迎煞之舉雖至戚皆迴避妻獨不肯置子女于別室已坐亡者帳中待之至二鼓陰風颯然燈火盡綠見一鬼紅髮圓眼長丈餘手持鐵叉以繩牽其夫從窗外入見棺前設酒饌便放叉解繩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嘖嘖有聲其夫摩撫舊時几案愴然長嘆走至床前揭帳妻哭抱之矜然如一團冷雪遂裹以被紅髮神競前牽奪妻大呼子女盡至紅髮神踉蹌走妻與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屍漸奄然有氣遂抱置卧床上灌以米汁天明而蘇其所遺鐵叉俗所焚紙叉也復爲夫婦二

十餘年妻六旬矣偶禱于城隍廟恍惚中見二弓丁昇一枷犯至珍之所枷者卽紅髮神也罵婦曰吾以貪饒故爲爾所弄枷二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婦至家而卒

張士貴

直隸安州參將張士貴以公廨太仄買屋于城東俗傳其屋有怪張素倔强必欲居之旣移家矣其中堂每夜聞擊鼓聲家人惶恐張乃挾弓矢秉燭坐至夜靜時梁上忽伸一頭睨而相笑張射之全身墜地短髯而肥腹大如五石匏矢中其臍入一尺許鬼以手摩腹笑曰好

三才圖會
三
靜復射之摩笑如前張大呼家人齊進鬼升梁而走晉
曰必滅汝家次日天明參將之妻暴卒天驤參將之子
又卒張槍殮畢悲悔不已居月餘聞複壁中有呻吟聲
往視卽其所殮之妻子也飲以薑汁湯湯如平生問之
皆曰吾未嘗死但昏昏如夢見兩大黑手擲我于此開
棺視之蕩然無有方知人死有命雖惡鬼相惡亦僅能
以幻術揶揄之不能殺也

杜工部

四川杜某乾隆丁巳進士爲工部郎年五十餘續娶襄
陽某氏婚夕同年畢集工部行禮畢將入房見花燭上

有童子長三四寸踞燭盤以口吹氣欲滅其火工部喝之應聲走兩燭齊滅賓客驚視工部變色汗如雨下侍妾扶之登床工部以手指屋之上下左右云悉有人頭汗愈甚口漸不能言是夕卒襄陽夫人出轎時見有蓬髮女子迎問曰欲鑄圖章否夫人怪其語不倫不之應及工部死始知揶揄夫人者卽此怪也工部卒後附魂于夫人之體每食必搯其喉悲啼曰捨不得同年周翰穆煌正色責之曰杜君何憤憤爾死與夫人何干而反索其命乎鬼大哭絕聲夫人病隨愈

胡求爲鬼毬

方閣學苞有僕胡求年三十餘隨閣學入直閣學修書
武英殿胡僕宿浴德堂中夜三鼓見二人昇之階下時
月明如晝炤見二人皆青黑色短袖仄襟胡恐急走隨
見東首一神紅袍烏紗長丈餘以靴腳踢之滾至西首
復有一神如東首狀貌衣裳亦以靴腳踢之滾至東首
將胡當作拋毬者然胡痛不可忍五更鷄鳴二神始去
胡委頓于地明旦視之遍身青腫幾無完膚癩數月始
愈

江中三太子

蘇州進士顧三典好食龍鱗者知之每得龍必售顧家

顧之岳母李氏夜夢金甲人哀求曰吾江中三太子也
爲爾壻某所獲幸免我必不忘報次早遣家人馳救則
厨人已解之矣是年進士家無故火自焚圖史散盡未
焚之夕家畜一犬忽人立以前兩足擎雙盂水獻主人
又見屋壁上有歷代祖宗狀貌如繪識者曰此陽不藏
陰之象也其將火乎已而果然

田烈婦

江蘇巡撫徐公士林素正直爲安慶太守時日暮陞堂
月色皎然見一女子以黑帕蒙首肩以上眉目不可辨
跪儀門外若訴冤者徐公知爲鬼令吏卒持牌喝曰有

冤者魂許進女子冉冉入跪堦下聲嘶如小兒吏卒不見但聞其聲自言姓田寡居守節爲其夫兄方德逼嫁謀產致令縊死徐公爲拘夫兄與鬼對質初訊時殊不服回首見女子大駭遂吐情實乃置之法一郡譁以爲神公作田烈婦碑記以旌之時泰安趙相國國麟爲巡撫責徐公爲此事作訪問足矣何必托鬼神以自奇徐公深以爲愧然其事頗實不能秘也徐公未遇時往京師路上有同行客忽稱背痛跪地叩首曰我响馬賊也利公之財將手劍公忽有金甲神以捶擊我遂仆于地公曰後非凡人也言畢死

鬼著衣受網

廬州府舒城縣鄉民陳姓者妻忽爲一女鬼所憑或扼其喉或縛其頸旁人不能見婦甚苦之時將手抓頤內多出麻草繩索夫授以桃枝一束曰來卽擊之鬼怒鬧更甚夫無可奈何乃入城求葉道士贈以二十金延之家中設壇作法布八卦陣于四方中置小瓶以五色紙剪成女衣十數件置瓶側道士披髮持咒漏三下婦人曰鬼來矣手持豬肉夫以桃枝迎擊之果空中墜肉數塊道士告婦人曰如彼肯穿我紙衣便好拿矣少頃鬼果取衣婦故意喝曰不許竊衣鬼笑曰這樣華服理該

我着乃盡服之衣化爲網重重包裹始寬後繫遂不能
出其陣中道士書符作呪以法水一杯當頭打去水潑
而杯不破鬼在東杯擊之于東鬼在西杯擊之于西杯
碎而鬼頭亦裂矣隨即擒納瓶內封以法印五色紙埋
桃樹下復以二符入絳香末搓爲二圓付婦人曰此鬼
亦有丈夫半月內必來復讐以此擊之可無患矣越數
日果有男鬼猙獰而來婦如其法鬼乃逃去

阿龍

蘇州徐世球居木瀆幼入城中讀書于韓其武家韓有
僕曰阿龍年二十侍書室頗勤一夕徐讀書樓上命阿

龍下取茶少頃阿龍失色而至曰某見一白衣人在樓下狂走呼之不應殆鬼耶徐笑而不信次夕阿龍不敢上樓徐命柳姓者代其職至二更柳下取茶足有所觸遂仆地視之阿龍死于堦下柳大呼徐與韓氏諸賓客共來審視見阿龍頸下有手搥痕青黑如柳葉大耳目口鼻盡塞黃泥屍橫而氣未絕飲以薑汁乃蘇曰吾下堦時昨白衣者當頭立年可四十餘短髯黑面向我張嘴伸其舌長尺許吾欲叫喊遂爲所擊以手夾我喉旁有一老者白鬚高冠勸曰渠年少未可欺侮我爾時幾欲氣絕適柳某撞我腳上白衣者衝屋去矣徐命衆人

扶之登床床上鬼燈數十如極大螢火徹夜不絕次日
阿龍痴迷不食韓氏召女巫珍之巫曰取縣官堂上硃
筆在病者心上書一正字頸上書一刀字兩手書兩火
字便可救也韓氏如其言書至左手火字阿龍張目大
叫曰勿燒我我卽去可也自此怪遂絕阿龍至今猶存

大樂上人

洛陽水陸庵僧號大樂上人饒于財其隣人周某充縣
役家貧承催稅租皆侵蝕之每逢比期輒向上人借貸
數年間積至七兩上人知其無力償還不復取索役頗
感恩相見必曰吾不能報上人恩死當爲驢馬以報居

無何晚有人叩門甚急問爲誰應聲曰周某也來報恩耳上人啟戶了不見人以爲有相戲者是夜所畜驢產一駒明旦訪役果死上人至驢旁產駒奮首翹足若相識者上人乘之一年有山西客來宿愛其駒求買之上人弗許不忍明言其故客曰然則借我騎往某縣一宿可乎上人許之客上鞍攬轡笑曰吾詐和尙耳我愛此驢騎之未必卽返我已措價置汝几上可歸取之不顧而馳上人無可奈何入房視之几上白金七兩如其所負之數

山西王二

熊翰林滌齋先生爲余言康熙年間遊京師與陳參政
儀計副憲某飲報國寺三人俱早貴喜繁華以席間不
得聲妓爲悵遣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勸酒女巫唱終半
席腹脹將溲焉出至墻下少頃返則兩目瞪視跪三人
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爲店主趙三謀財殺
死埋骨于此寺之墻下求三長官代爲伸冤三人相顧
大駭莫敢發聲熊曉之曰此司坊官事非我輩所能主
張女巫曰現任司坊官俞公與熊翁有交但求熊翁轉
請俞公到此掘驗足矣熊曰此事重大空言無信如何
可行巫曰論理某當自陳但其形質朽爛須附生人而

言諸位老爺替我籌之言罪女巫仆地良久醒問之茫
然無知三公謀曰我輩何能替鬼訴冤訴亦不信明日
盡請俞司坊官共飲此處召女巫質之則寃白矣次日
招俞司坊至寺飲告之故召女巫巫大懼不肯復來司
坊官遣役拘之巫始至未入寺門言狀悉如昨日司坊
官啟巡城御史發掘墻下得白骨一具頸下有傷詢之
土人云從前此墻係山東濟南府趙三安歇客寓之所
某年捲店逃歸山東乃移文崑崙差關提至濟南果有其
人文到之日趙三一叫而絕

大福未享

蘇州羅姓者年二十餘元旦夢其亡祖謂曰汝于十月某日將死萬不能免可速理後事醒後語其家人羣驚怖焉至期衆家人環而視之羅無他恙至暮如故家人以爲夢不足信二更後羅漉于墻久而不反家人急往視衣離其身矣取燈照之裸死于墻東去衣服十餘步心口尙溫不敢遽殮次夜蘇告家人曰寃業耳我姦妻婢小春有胎不認致妻拷掠而亡渠訴冥司親來拘我適我至墻渠以手剝我衣如我曩時淫彼之狀我昏迷不省遂同至陰司城隍衙門正欲訊鞫適渠亦以前生別事發覺爲山西城隍所拘陰官不肯久繫獄囚故仍

令還陽恐終不免也羅父問曰爾亦問陽間事乎曰我自知死下可這恐老父無養故問管我之隸吾父異日何如隸笑曰念汝孝心爾父大福未享家人聞之皆爲老翁喜翁亦竊自負永踰月羅父竟以腹脹亡腹大如匏始知大福者大腹之應其子又隔三年乃死

觀音堂

余同官趙公諱天爵者自言爲句容令時下鄉驗屍薄暮宿古廟夢老嫗面有積塵髮脫左髻立而請曰萬藍扼我咽喉公爲有司須速救我趙驚醒張目燈前隱隱猶有所見急起逐之了無所得次早閒步見廟側有觀

音堂旁塹一老婦宛如夢中人堂前溝巷狹甚爲民房
出入之所呼廟僧問曰汝里中得母有萬藍乎僧曰在
觀音堂前出入者卽萬藍家也喚藍至問爾屋祖遺乎
曰非也此屋本從前觀音堂大門出入之地今年正月
寺僧盜售于我價二十金趙亦不告以夢卽捐二十金
爲贖還基址加修葺焉是時趙年四十餘尙無嗣數月
後夫人有身將產之夕夢老嫗復來抱一兒與之夫人
覺夢亦如公遂產一兒

常格訴冤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閱邸抄見景山遺失廉說古

玩數件內務府官疑挑士工人所竊召執役者數十人立而訊之一人忽跪訴曰我常格也係正黃旗人年十二歲赴市買物爲工人趙二圖姦不遂將刀殺死埋我于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我家父母某尙未知也求大人掘驗伸冤言畢仆地少頃復躍而起曰我卽趙二殺常格者我也內務府大人見其狀知有冤移交刑部掘驗屍傷宛然訪其父母曰我家兒遺失已一月尙未知其死也隨拘詢趙二盡吐情實刑部奏趙二自吐兇情迹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爲冤鬼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立決奉 旨依議

蒲州鹽臬

岳水軒過山西蒲州鹽池見關神祠內塑張桓侯像與
關面南坐旁有關將軍像怒目猙獰手執鐵練鎖朽木
一枝不解何故土人指而言曰此鹽臬也問其故曰宋
元祐間取鹽池之水熬煎數日而鹽不成商民惶惑禱
于廟夢關神召衆人謂曰汝鹽池爲蚩尤所據故燒不
成鹽我享血食自宜料理但蚩尤之魄吾能制之其妻
名梟者悍惡尤甚我不能制須吾弟張翼德來始能擒
服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衆人驚寤且卽在廟中添
塑桓侯像其夕風雷大作朽木一根已在鐵索之上次

曰取水煮鹽成者十倍始結今所稱鹽梟實始于此

靈璧女借尸還魂

王硯庭知靈璧縣事村中有農婦李氏年三十許貌醜而贅病臃脹十餘年腹大如豕一夕卒夫入城買棺棺到將殮婦已生矣雙目盡明腹亦平復夫喜近之婦堅拒泣曰吾某村中王姑娘也尙未婚嫁何爲至此吾之父母姊妹俱在何處其夫大駭急告某村則舉家哭其幼女屍已埋矣其父母狂奔而至婦一見泣抱歷敘生平事皆符合其未婚之家亦來矚視婦猶羞澁亦見于面遂兩家爭此婦鳴于官硯庭爲之作合斷歸村農乾

隆二十一年事

漢高祖弑義帝

山東驛鹽道盧憲觀暴卒已而復蘇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弑義帝乃高祖使之非項羽所使也高祖陰弑義帝嫁名項羽而偽與諸侯討弑義帝者羽訟于上帝須布爲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弑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故盧死而復蘇問何以遲二千年而讞始定曰羽以坑咸陽卒二十萬上帝震怒戮于陰山受無量罪今始滿賢方得訴冤按王阮亭池北偶談載張巡妾報冤事亦遲至千年蓋張以忠節故而報復難項以慘戮故而

申訴亦難也

地窮宮

保定督標守備李昌明暴卒三日屍不寒家人未敢棺殮忽屍腹脹大如鼓一溺而蘇握送殮者手曰我將死時苦楚異甚自腳趾至于肩領氣散出不可收既死覺身體輕情頗佳于生時所到處天色深黃無日色飛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無所見我神魂飄忽隨風東南行許久天色漸明沙少止俯視東北角有長河一條河內牧羊者三人羊白色肥大如馬我問家安在牧羊人不答又走約數十里見遠處隱隱宮殿瓦皆

黃琉璃如帝王居近前有二人靴帽袍帶立殿外如世上所演高力士童貫形狀殿前有黃金扁額書地窮宮三字我玩視良久袍帶者怒來逐我曰此何地容爾立耶我素剛不肯去與之爭殿內傳呼曰外何喧嚷袍帶者入良久出曰汝毋去聽候諭旨二人環而守之天漸暮陰風四起霜片如瓦我凍久戰慄兩守者亦瑟瑟流涕指我怨曰微汝來作鬧我輩豈受此冷夜之苦哉天稍明殿內鐘動風霜亦霽又一人出曰昨所留人着送歸本處袍帶者拉以行仍過原處見牧羊人尙在袍帶者以我授之曰奉旨交此人與汝送他還家我也候汝

羊人毆我以拳懼而墜河飲水腹脹一溺遂蘇言畢後
盥手沐面飲食如常後十日餘仍卒先是李之隣張姓
者睡至三更床側聞人呼聲驚起見黑衣四人各長丈
餘曰爲我引路至李守備家張不肯黑衣人欲毆之懼
而同行至李門先有二人蹲于門上貌更獐惡四人不
敢仰視偕張穿籬笆側路以入俄而哭聲內作此事傳
卓園提督所言李其友也

獄中石匣

越州周道禮以難蔭遷陝西隴州知州抵署後循例按
獄獄中有石匣長尺許封鎖甚固周欲開視獄吏固持

不可曰相傳自明季卽有此匣不知所藏何物但記有道人云開則不利于官周素愎必欲開視乃斧其匣得人影半幅赤身帶血面目模糊冷氣襲人周諦視未畢有硫黃氣自匣中起卷幅燒毀紙灰騰空而去周大悸得病卒于隴竟不知何怪周蘭坡學士爲余言州牧卽其從孫也